



美国西部文学译丛

欧文·威斯特著 裘因译

弗吉尼亚人



上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西部文学译丛

欧文·威斯特著 裘因译

弗吉尼亚人

——平原骑手

上海译文出版社

Owen Wist

THE VIRGINIAN
A HORSEMAN OF THE PLAINS

Copyright © 1902, The MacMillan Company
Copyright © 1929 Owen Wister.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New York, NY U. S. A.

The publisher wishes to thank
USIA for making this edition possible.

弗吉尼亚人

——平原骑手

[美]欧文·威斯特 著

裘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5 插页 5 字数 319,000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27-1496-9/I·900

定价:10.8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重 题 及 序 言

十年前，在美利坚合众国各州上空还笼罩着浓密的政治乌云的时刻，本书就献给了自林肯以来我国人民心目中最伟大的恩人。

今天与当时相比，他是一位更伟大的恩人；当时，他的声音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现在，它已经鼓舞了许多追随者。一度消逝的真诚的习俗有希望再次回到公职人员的心中和嘴上。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退缩和回避，美国人开始正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制度，认识到每年一次的燃放爆竹和发表演说、将选票卖给或投给素不相识的小人，是对共和国不够关心的表现。如果说，这本小说比一篇美国故事更胜一筹，那是因为它体现了美国人的信仰。我们的民主有许多敌人，在华尔街和工会中都有。但是由于华尔街上敌人过多，使工会中也出现了敌人，因此他们才是最坏的人。如果我们这座国家大厦的支柱要倒塌的话，那么，就要归咎于他们。不过我相信，大厦的支柱不会倒塌，我们的人民尽管有时会犯错误，但基本上是明智的。我们

会证明自己能够经受住政治家曾经经历过的最严峻的考验——民主的考验。

1911年10月

致 读 者

本书初次问世时,某些报纸看到当时的副标题《奇遇种种》,很自然地犯了个错误。有一家报纸说,“看来是一部历史小说,这是说(我是这么认为的)它是一部殖民时期的罗曼史。”今天,这个标题不大会引起这种理解了;然而它仍然是一本历史小说,如同任何一部殖民时期的罗曼史一样。的确,如果从根子上看,这正是一部殖民时期的罗曼史。因为在1874年与1890年之间,怀俄明是同一百年以前的弗吉尼亚一样荒凉的殖民地。同样荒凉,但人烟更加稀少。人们面对的是同样的纯朴的欢乐和危险。当然没有那么多的奇彭代尔式^①的靠椅。

我们很清楚人们通常对“历史小说”一词的理解。《休·温》^②完全符合这一概念。但是《塞拉斯·拉帕姆》^③同《休·

① 奇彭代尔(Chippendale, 1718? —1779),英国著名的家具制造商,他制作的家具外廓优美,装饰华丽。

② 《休·温》是美国作家塞·威·米切尔(1829—1914)的一部历史小说,发表于1897年。

③ 该书的全名为《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是美国小说家威·迪·豪威尔斯(1837—1920)的代表作。

温》一样，完全是一部历史小说，因为它描述了一个时期并展示了一种类型的人。尽管我们在本小说中看到了乔治·华盛顿，在另一本中只看到一些虚构的人物，这是无关紧要的；否则《红字》^①就不能算作历史小说了。米切尔博士并不生活在他所描写的那个时代，而豪威尔斯曾亲眼目睹过许多塞拉斯·拉帕姆，这也是无关紧要的；要不然，《汤姆大伯的小屋》也不能算是历史小说了。任何一部忠实反映一个时代和一代人的著作，必然是历史性的，而这本小说展现了1874至1890年间的怀俄明。

你只要在今天上午十时离开纽约或旧金山，后天中午你就可以出现在夏延了。在那里，你就是站在我所描述的主题中的世界中心了。然而，你环顾四周，却找不到那种现实。那是一个消逝了的世界。现在，走哪条路都不行了，只有回忆才能将你带向那里。高山依然耸立在那里，遥远而光芒四射，还有阳光、广袤的土地以及那永远充满着青春活力的空气——但是，水牛在哪里，野羚羊在哪里，放牧着几千匹马的骑手又在哪里？当人们再次访问那里，那些艾灌丛还是老样子，大家真会期待骑手的出现。

但是骑手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他在昨天的历史中奔驰。你再也见不到他从那永恒的寂静中飞驰出来，就如同你再也见不到哥伦布带着他的帆船队，沿着宁静的海面，从帕洛斯驶来。

然而，骑手同我们的时代还是十分贴近的。因此，本书的

^① 《红字》(The Scarlet Letter)，是美国小说家霍桑(1804—1864)的名著。

某些章节在十九世纪末单独发表时，动词用的是现在式。现在已经不对了。那些章节中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像“is”和“have”这些动词，应该看成“was”和“had”。时间比我的墨水流淌得更快。

骑手，牛仔，我们国土上最后的富有浪漫色彩的人物现在怎么样了？他曾经是富于浪漫色彩的，不论他干什么，他都尽心尽力。他的面包是费大力气挣来的，他的工资也是使劲挥霍掉的——有时一夜间就把半年的收入花光了——“吹了”，就像他常说的那样，或者更确切地说“飞了”^①，嗯，在这里，他将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虽然肉眼是看不见的，但他一直在等待着有机会按照他的心愿去生活和游玩。他的那种粗野的性格从一开始就一直生活在我们中间：一个面对着诱惑的年轻人，一个没有翅膀的英雄。

牛仔放纵的生活并没有使他丧失人性。如果他许下了诺言，他会遵守的。华尔街会认为他落后于时代。他也不会对女人使用猥亵的语言。新港^②会认为他太古板。他和他那短暂的时代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因为在他们内心，他们同陆上的先驱者和海上的探险者一样，是货真价实的。继平原骑手之后，出现了一个过渡时期；一种不定形的状态，当时人们的处境和风度都令人厌烦，就像一年中冬天已过，春天还未到来时大自然面目丑恶的单调的时刻。在这里，我不准备对此高谈阔

① 原文用的是“blown in”和“blowed in”两个词，后面一个词是书上出现的别字。

② 罗得岛州上的城市，又译为纽波特，是富人集居的地方。

论。曾经经历过这一切的人知道得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这样的过渡时期是无法避免的。让我们感谢上苍，这只是个过渡而不是定局。

有时读者们会问，我了解弗吉尼亚人吗？就像，我想，一个父亲应该了解儿子一样清楚。有时，人们会问，某件事情是真的吗？对此，我有一个世上最好的回答。有一次，一个牛仔耐心地听我给他念一段书稿。那是有关印第安人居留地上的一件事。“那是克劳族的居留地吗？”他最终问道。我告诉他，那不是真居留地，也并非真事；他脸上表现出不快的神情。“你知道这么多已经发生的事儿，”他说，“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写从未发生过的事呢？”

我忍不住告诉他，这是我听到过的最高赞美，在这里，我也忍不住要把这事告诉你们。

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1902年3月31日

目 次

1. 那个人入场了	1
2. “当你这么称呼我的时候,请微笑一下!”	9
3. 史蒂夫请客	29
4. 深入牧牛王国	40
5. 出现了一个女人	55
6. 埃米莉	60
7. 下了两场雪	77
8. 那位真挚的老处女	81
9. 老处女来到了陌生的世界	87
10. 勾起人们幻想的地方	97
11. “过不了多久,你就会爱上我的。”.....	112
12. 超群与平等.....	125
13. 策略与国民——第一幕.....	135
14. 幕间.....	145
15. 策略与国民——第二幕.....	153

16. 策略与国民——最后一幕·····	161
17. 西皮奥的说教·····	188
18. “你愿意当牧师吗？”·····	194
19. 麦克布赖德博士请求原谅·····	206
20. 法官不过问细节·····	213
21. 罪孽深重·····	219
22. “拉斯特勒是干什么的？”·····	235
23. 观点不同·····	245
24. 一封寓意深长的信·····	256
25. 没主见的家伙的演变·····	262
26. 巴拉姆和佩德鲁·····	277
27. 曾祖母斯塔克·····	295
28. 不是会惊醒的梦·····	329
29. 寄往本宁顿的信件·····	332
30. 平原上的马厩·····	347
31. 三角叶杨树林·····	361
32. 一条神秘莫测的山路·····	372
33. 那位老处女失眠了·····	391
34. “要配得上她的手指。”·····	405
35. 恶毒的预谋·····	411
36. 在丹巴顿·····	447
后记·····	465

一 那个人入场了

某种引人注目的景象把男男女女的旅客都吸引到窗前去了。我也就站了起来，走过去看个究竟。我看到铁路附近有一个围场，周围站着一群放声大笑的男子。场子里尘土飞扬，几匹马在尘雾中向前冲去，一会儿挤成一团，一会儿又闪开去。这是一些关在围栏里的牧牛人骑的矮种马，其中有一匹怎么也抓不住，不管谁扔套索都套不住。我们有很多时间可以观看这一有趣的场面，因为我们的火车已经停了下来，要往机车水箱里加水以后才能把我们拉进梅迪辛布车站的月台。火车已经晚点六个小时，大家渴望有点娱乐活动。围栏中的那匹马很聪明，而且跑得极快。你见过一位老练的拳击手安详而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手的情景吗？这匹马正是这样注视着任何一个手拿套索的人。那人可以假装去观察天气，天气是不错啊；他也可以装作在同旁人认真地谈话，但这全无用处。那匹马能看透这一切，任何假象都欺骗不了它。这牲口简直像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它那凝注的目光死盯着那个假装没看见它的敌人。这

匹马的严肃表情把这场面弄得非常滑稽。说时迟，那时快，套索会突然向它抛去，可是它早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如果马也会放声大笑，那么，这围栏中一定会热闹非凡。有时，那匹马会独自转上一圈，过一会儿它又闪电般窜到同伴中去了。所有的马就像一群嬉戏的游鱼在围栏中四处奔跑，踢起一阵阵尘雾，而且（我是这样想的）在放声大笑。透过卧铺车厢的窗玻璃，可以听到它们杂乱的马蹄声和牛仔们粗鲁而幽默的诅咒。这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坐在围栏高大门框上观望的人。当时他正从那上面爬下来，姿势稳健而灵巧，犹如老虎扭动身躯一般，发达的肌肉好像在他的皮肤下流动。刚才，其他的牛仔都是使劲地挥动套索，有的人甚至挥到肩膀那么高。可是我却没发现他的手臂抬起或挥动。他似乎把套索放得很低，就在腿旁边。但是，我看到，那套索就像一条突然窜出的长蛇直飞过去，不偏不倚地落了下去，套住了。当那匹给套住的马带着人们在教堂门口常见到的那种愉快的表情往里走的时候，我们的火车缓慢地朝车站开去了。一位旅客说，“那人很内行！”

但是，我不得不放弃聆听那位旅客关于套马的高论，因为梅迪辛布正是我该下去的车站。我向同车人道了声再见，就下车了。我来到这广阔的牧牛王国，人地生疏。在这里，我在不到十分钟中听到了一些消息，使我感到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外乡人。

我的行李丢了。它没有随我乘坐的火车一起运来，还在我身后两千英里的某个地方旅游。为了安慰我，行李房的人说，旅客们经常会与他们的行李分开旅行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过一阵子，行李就会来到他们的身旁。他对我进行了这一番勉

励之后，就转过身去，一边吹着口哨，一边办自己的事情去了，让我木呆呆地站在梅迪辛布车站的行李房里。我孤零零地站在板条箱和盒子中间，茫然地拿着行李单，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我从行李房的门里呆呆地望着外面的天空和旷野。可是，我并没有看见艾灌丛中时隐时现的羚羊，也没看到怀俄明州壮观的落日霞光。恼怒蒙住了我的眼睛，除了自己的气恼，我对一切都视而不见。我能看到的只是一只丢失的箱子。我小声地嘟嘟着，“这真是个荒凉的鬼地方！”突然，从外面月台上传来了一阵慢条斯理的声音：

“又要出去结婚啦？啊，不是吗！”

这是个南方人的口音，语气很和善，而且不紧不慢。第二个嘶哑的声音马上就气愤地回答说：

“不是‘又要’。谁说是‘又要’？究竟是谁告诉你的？”

第一个声音亲切地答道：

“噢，是你这身打扮告诉我的呀，休伊大叔。这身衣裳充分表明要举行婚礼了嘛。”

“你别跟我捣乱！”休伊大叔气忿地厉声说道。

那人却不紧不慢地接着说：“那双手套不就是你上次结婚时戴过的吗？”

“你别跟我捣乱！别跟我捣乱！”这时休伊大叔尖叫了起来。

这时，我已经忘记了我的皮箱，忘却了烦恼。我看到了日落的景色，只想再听听这种对话。这跟我一生中曾经听到过的谈话都不一样。我向门口跨了一步，朝车站月台望去。

一个比图画还要漂亮的、身材修长的高个子青年，正懒洋

洋地靠在墙上。他那宽边软帽掀在脑后，一条系得很宽松的深红色围巾从颈部垂下来，一只大拇指不经意地钩在斜挂在臀部的子弹带中。他显然走了许多英里路，是从广阔的地平线那边的什么地方走来的，他满身的尘土就说明了这一点。他的皮靴因蒙上一层尘土而发白了。他的外衣上也落了一层灰色的尘土。他那饱经风霜的红润的脸颊在尘土下隐隐地闪光，就像干旱季节里挂在树枝上的熟透的桃子。旅途的风尘和寒碜的衣衫遮盖不了他的青春活力所焕发出的光彩。被他那番言辞激怒的那位老人，梳洗得十分整洁，完全是一身新郎的打扮，但是，天哪，那么一大把年纪！我要是新娘的话，宁愿找那个尘垢满面的高个子。

可是，他还没有作弄够那个老人呢！

“唉呀，你全身上下不都是穿着结婚礼服吗！”这时他又拖长了声调，赞美着那位老人。“你这一趟出门，是奔哪一位幸运女士啊？”

那老人似乎给气得发抖了。“告诉你，我从来没有找过别的女人！叫我摩门教徒^①呀，你能吗？”

“怎么啦，那……”

“你说我是摩门教徒吗？那么请你说出我几个老婆的姓名。就说两个吧，一个也行，你敢吗！”

“……拉腊米的那个寡妇，她曾经答应你……”

“呸！”

① 原文为 Mormon，摩门教的信徒，摩门教是 1830 年创立于美国的一个教派，初期实行一夫多妻制。

“……只不过她的医生突然提出她需要南方的气候，然后……”

“呸！你胡说八道！”

“只不过是她的肺病妨碍了你们。下一个你本该同放牛的凯特^①凑在一起，只是……”

“跟你说，你在胡说八道！”

“……只是她给绞死了。”

“这些算什么老婆？你得说出老婆来！说啊！”

“罗林斯那个吃得胖胖的女招待，你给了她那只金丝雀……”

“从来没娶过她。从来没娶过……”

“可是你们已经很近了，大叔！是她给你留了一封信，说明她怎么会在预定要同你结婚的前一天跟一个年轻的牌迷结婚的……”

“啊，你是个小人；是个骗子，你这个没出息的……”

“……还说她永远、永远不会忘记去喂那只金丝雀。”

“这个国家现在到处是骗子，”老人气势汹汹地说。“这叫命中注定！”这一战无不胜的论断显然使他感到非常满意。他怀着新的期望，眨着眼睛。那个一直在逗他的大个子仍旧是那么一副严肃的神色，仍用那么一种和气而关心的语调说：

“那个不幸的……身体怎么样了？”

“好哇！你就侮辱吧，侮辱一个痛苦的病人吧！”老人的眼

① 原文为 Cattle Kate，是个绰号，表面上是指与牛打交道的女人，实际是指偷牛贼。

睛眨巴时露出一副好斗的神情。

“侮辱？啊，不，休伊大叔！”

“很好，你竟然侮辱起人来了！”

“怎么了，她开始恢复记忆以后我就放心多了。最近我说，有人告诉我，她几乎完全恢复了记忆，记起了她父亲、母亲、姐妹、兄弟，还有她幸福的童年以及她做过的一切事情，可就是记不起你的面貌。大伙儿在打赌，再过一些时候，她也会记起来的。可是我觉得，她害了这么大一场病，再这么要求她就太过分了。”

这时，休伊大叔急忙掏出一个小包。“瞧，你知道什么！”他格格地笑起来。“瞧！看看这个！这是她因为神经衰弱无法结婚而寄还给我的戒指。你说，她不记得我了，是吗？哈——哈！我早就说过，你在胡说八道。”

那个南方人的语调中又添了几分焦虑。“这么说，你就拿着这只戒指去找另一个女人啦！”他惊呼道。“唉，不要再去结婚了，休伊大叔！结婚有什么意思呢？”

“有什么意思？”新郎轻蔑地重复了一句。“嗨！等你长大了，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等我的年纪大了，我的想法当然就不一样了。我现在的想法是二十四岁的想法，而你的想法是六十岁人的想法。”

“五十岁！”休伊大叔尖叫一声，跳起来。

那南方人用了一种自责的语气。“对呀，我怎么会忘记你是五十岁呢，”他喃喃地说，“要知道，在过去的十年中你一直是这么费心地对小伙子们说的！”

你们有没有见过一只遭到袭击的白鸚——那种有冠毛的